

今日的蘇聯

11

草原生活

蘇聯 米哈依里克著
翟松年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今日的蘇聯

11

草 原 生 活

蘇聯 米哈依里克著

翟 松 年 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原 著 者

Юрий Доль Д-М ихэйлик

原 作

Степи Жвждт

(原載「旗」1951年第一期)

1952年1月初版(2000冊)

1952年8月再版(2000冊)

1952年11月三版(2000冊)

1953年1月四版(4000冊)

譯 者

翟 松 年

出 版 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迦陵大樓七樓

電話 17126 號

印 刷 者

中 西 印 刷 廠

定價 5100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這本小說是蘇聯作家響應偉大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作品之一。作者尤利·多里德·米哈依里克是烏克蘭人，所寫的是正在改造中的烏克蘭一塊草原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在作者的筆下，我們看見，一塊像地獄一樣的土地怎樣便要變成天堂。而正因為作者詳細地描寫了這一草原的過去——受着自然和剝削制度雙重壓迫的草原居民的過去——遂使我們更其了解了社會主義的偉大性，與共產主義的必需性。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可以對這一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得到進一步的認識。

從本書，我們可以看見蘇維埃人對這一偉大計劃抱着多大感激，對和平建設懷着多少熱情，同時，也可以看見蘇維埃作家對這計劃抱着怎樣的信心，是怎樣在歌頌它。

要了解今日的蘇聯，要認識共產主義，我們要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看才好，原作者的微意，也許正在于此吧。

茲特鄭重將本書介紹給關心偉大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中國讀者們。

目次

草原裏的呻吟·····	三
一個水井的故事·····	二八
在攔水壩上·····	四七
銀鑰匙·····	六七
草原在歌唱·····	八五

草原里就要有水了！

水將從德聶伯河順着許多條運河流到缺水的肥沃土地上，好讓那些肥沃的土地能獲得收成，雖然在現在提到收成還有點像講神話似地。但是烏克蘭草原是會大大改變的，如果蘇維埃人一旦決心來灌溉它！

正如不久以前的往事之成為歷史，許多事蹟也逐漸為時間的塵埃所淹沒，在人們記憶中慢慢模糊起來。但是就算為着體會這一段歷程吧，也應該知道它們，記住它們。

作者給自己安排下一個小的任務——就是來提一提過去，好讓讀者能夠比

較過去和現在。

以下所講的——既不是憑空捏造的故事，也不是傳奇的神話。這都是實在的事，凡是赫爾松什青納各村——查坡林克、查爾巴薩、卡蘭查克、卡赤卡羅夫卡、卡霍夫卡、黑谷等——的集體農莊莊員都能把它講給您聽。

其中一些故事是隨着祖先遺囑在草原上傳誦着的，另外一些則摘記自直接參與其事的人們所講的話，其餘的則是憑着作者的觀察。

草原裏的呻吟

……當時有七個人被處死刑，四十二個人被判笞刑，一百三十四個人則予以鞭打示懲，並宣佈要將坡爾塔夫什青納的土爾巴村其餘居民——總共兩千三百農奴——遷往南方去。

一小部份是往德聶斯特的亞斯卡村和別里亞耶夫卡村，而大多數則是去到德聶伯河的塔夫利亞和奧查訶夫草原。

當時正是晴朗的五月中的一天。坡爾塔夫什青納的那些花園已經披上了自己華麗的綠色服飾，周圍一切繁榮茂盛，爲春水所充份灌溉的土地讓莊稼和青草的彩色錦氈給遮蓋起來了。

但是對於那些於一八〇〇年五月這天應集在主人宅邸屋簷下的人們來講，這並不是一個春天節日；他們正爲降在自己身上的災難所苦，心裏只想着一件事：不得不離開故鄉，出發到遙遠而陌生的、呆不慣的草原上去。

這時，一位白髮蒼蒼的九十歲的皮利伯·奧伯利什訶老爺爺（他在村中年紀最大）走到前邊來，好像使自己澈底相信這件不可避免的事似地，嘮嘮叨叨地問：

『是說要到奧查訶夫草原去麼？』

『是到奧查訶夫草原去，』軍官肯定地說。

『可是我們將怎麼活呀，如果在那里周圍三十俄里內找不着一條河流、一口井、或是一個小湖？』

老爺爺平心靜氣地問，可是軍官却火了起來。這是因爲：葉卡傑林諾斯拉夫總督區的主管卡霍夫斯基會限期要在五月十日以前把土爾巴村村民從本鄉遷

移出去，而今天已經是十七日了。這人於伯喬姆金公爵逝世後便負責處理土爾巴村農民的事務。

但是無論軍官怎樣害怕他的上司，也不得不稍緩時日：他的隊伍要想用暴力整翻這個村子是嫌太小了點，可是從縣里請來的援軍於昨天晚上趕到了。現在可以放手去做：土爾巴村村民已經不敢違抗了。

「莫非你在這個草原里呆過嗎？」軍官對老頭子叫道，「你是爲着擾亂人心才來問這個的吧？」

「我問就是因爲我會到過那里，我差些兒因爲沒喝隨身帶着的旅行袋里的臭水而死掉呢……」

「你們在那里將怎麼過活——這不是我的事情。我只奉命令把你們從村子里帶上往草原去的道路，而在那里……」

「而在那里就是完蛋大吉也不管的！」奧伯利什訶接過來說。

「聽我講……」

「是，我在聽着！」

軍官越發火，老頭子越說得從容不迫。

「不該打死自己的主人！如果沒這檔事，你們也不會被遷到草原去……」

「你意思是說儘管巴茲列夫這家人用鞭子抽我們，而我們却要忍受，並且

勸他們的小白手？是這個意思嗎？」

「他們是你們的主人，他們是有這種權利的。」

「他們沒有這種權利！」從人羣中傳來喊聲。

「我們好久以來就是自由人！」

「我們是哥薩克！」

以前軍官對於像這樣爆發起來的人民憤怒是會驚惶失措的。但是自從昨天

到了軍隊，這位總督的使者覺着自己胆壯起來，可以肆行無忌了。

『不論講什麼都是白饒。今天就請上路吧！所有的人們！誰要是不服氣，就用武力驅逐，並且不准他隨身帶任何東西！』軍官堅決地命令說，便走了開去。

可是這些土爾巴村的村民還站了好一陣子，又沉默又悲傷。好像他們在等待，也許軍官會回來說原來的命令取消了，剛才的事情都不是真的。

後來，奧伯利什訶老爺爺向着人們轉過身來，並爲了使那些站在最後邊的人也都能聽到他，於是盡着嗓子的力量高聲喊道：

『善良的人們哪，我們要繼續鬥爭是辦不到的。那麼就向故鄉告別來啓程吧。現在我要奉勸大家，並且因爲我在你們當中是年紀最大的，我還要囑咐大家：不要把一隻桶、一隻南瓜、甚至一隻杯子留在家裏。凡是可以盛水的東西都隨身帶着！車上裝不下的就扔掉吧，可是吃飯的傢伙却要隨身帶好！請你們把這些話告訴自己的老婆和女兒。』

就在當天深夜，土爾巴村的村民從故鄉啓程了。

看來，好像茅草房子裏的傢具並不多，可是一等到把它們往馬車裝，你瞧——一半還未裝進去，就連塞刀的地方都沒有了……土爾巴村村民的車裝得滿騰騰的，沿着大路走着。這位奉命要護送輻重一直到草原的軍官雖然極力想盡速擺脫開這痛苦差事，可是不管他怎樣把人們往前趕，怎樣罵罵咧咧，輻重却越走越慢了。起初一晝夜還可走上三十俄里，但到後來行程一天一天地減少了。

「不能一個勁地光趕牲口，」在前面走着的奧伯利什訶老爺爺向軍官提了意見。這個老爺子吃到的首長的虧比誰都多。「路遠得很呢！如果我們在這裏就駕着車跑，那麼在草原裏便不得不步行啦，因為牲口最後都會疲憊無力的……」

軍官氣憤地嘟囔了些甚麼，狠狠地抽着馬，從老爺爺跟前走了開去：他不

能忍受這個老頭子的充滿譴責和抑鬱的眼光。

折磨年老的奧伯利什訶的，不光是失掉自己那所茅草房子所感到的悲痛。在他白髮蒼蒼的頭裏，還有更苦的不幸呢。他的獨生子斯傑潘，在主人家跟人吵架時被主人的聽差給打死了。他的女婿達尼洛。崗查林訶和女兒達姬雅娜被投入監獄，他傾將受到鞭笞……剩下的親人只有他的孫女兒瑪爾發和五歲的孫兒皮利伯訶了。而且臨啓程前，那男孩子又病了。他現在混身打顫，神智不醒，召喚着媽媽：老爺爺一直把孫兒抱在手裏，盡力以自己的體溫來暖和他。軍官不僅性情暴躁，而且傲慢不遜。——他雖不認得路，可是並不打算聽老爺爺的勸告。所以無論老頭子怎樣反對，等到最後還得服從。他們先到彼列伏洛契納亞，在那裏他們渡過河，便沿着右岸向霍爾吉查推進。

「您這是怎麼着，想使我們在草原上踟躕到秋天嗎？沿着左岸走要方便得多，我認得路——奧伯利什訶想說服他。」

「我們是指定要走這條路的！」軍官簡短地回答。

在霍爾吉奇稍下邊，這些移民重新渡過德魯伯河，過河後便在岸上停了三天：應該讓那些牛歇歇，它們已經非常疲憊而瘦弱。有些竟完全斃了，不得不宰了它們。

「把糧食和所有傢具都搬到鄰近的車子上去吧！」奧伯利什訶最後吩咐失望的人們說，「等我們走進草原，避開那些護兵，我們可以把一部份財物埋到地底下。以後再來取出它們……現在不能去埋：因為護兵士們一看見——他們就會把東西搶得精光的……」

第三天傍晚，當整個營地都準備入睡時，奧伯利什訶老爺爺遍訪了本村子的人，囑咐道：

「要把所有小桶、南瓜、壺都灌滿水，想法用布或被單給蒙起來，好使水不致變得太熱。我想在灌木叢砍下柳樹枝，可是軍官不准許。」

第二天早晨，天剛破曉，老爺爺喚起了整個營地的人。

『跟我到德昂伯河去呀！』他率領着所有的人們，自己走在前邊，手裏抱着生病的孫兒。

奧伯利什訶老爺爺走到水跟前，將那男孩子放在地上，於是便跪下洗臉，潑濕自己的頭，隨後就細心地給皮利伯訶洗那小臉兒。

『來洗臉吧，善良的人們，洗洗身體，給健康的孩子們洗個澡，把牲口趕到河裏去，也讓它跟水告個別吧。我們要過很久才能重新看到河流呢！』

土爾巴村的村民跟水話別了好大一陣子，如果不是失掉耐性的軍官把他們趕出河來，他們還是不肯離開的。

再往前，他們就應該自己走了。軍官在離開他們以前，又歷數了一遍他們被准許居留的地點，——黑谷、卡蘭查克、從前查克巴薩的鞭鞭人山村——並且重讀了葉卡傑林諾斯拉夫總督區主管的命令：嚴禁土爾巴村村民打井，只准

以德昂伯河水來供飲料，以及家庭中和農業上需用之類：

『以使士爾巴村的暴民們及其子子孫孫記牢他們所變下的居然胆敢違抗自己主人的這種不可饒恕的罪行。』

奧伯利什訶老爺爺聽到這道殘酷的命令如何使所有人們驚恐。他知道這時人們可能不顧一切地衝向軍官，去在他身上發洩那沸騰起來的憤怒，於是便勸軍官不要逼迫人民去造反，不如悄悄地走開去算了。

軍官在這次聽從了老頭子的勸告。他於是便趁着男人們喧嚷而女人們哭泣的當兒，命令兵士們把馬掉過頭來。

當大家剛要啓程往草原走時，老爺爺喚來了在車後面走着的男人們，嚴肅地警告說：

『日間每人用水不得過兩杓，牛馬飲用則以兩桶爲限：一桶在早晨，另一桶在午間。誰要是覺得不能支持，就用濕手巾揩揩嘴唇……但是絕不能再多給』